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經濟・日本經濟侵略
經濟恐慌下的日本
經濟侵略下之中國



大象出版社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739

主編
虞和平



經濟恐慌下的日本
經濟侵略下之中國

虞和平 主編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739

經濟
日本經濟侵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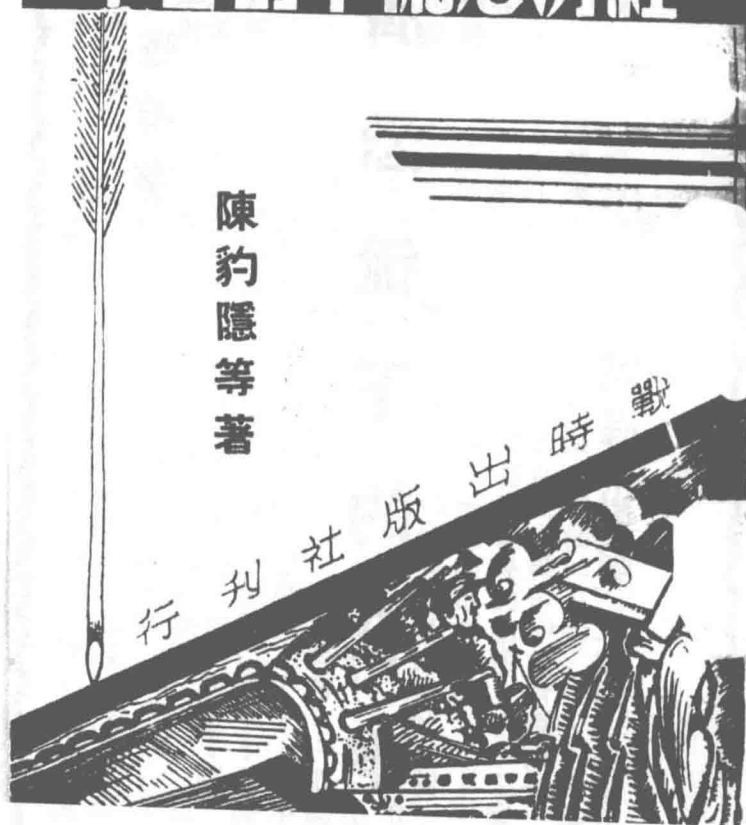

大象出版社

戰時小叢刊之三六

經濟恐慌下的日本

陳豹隱等著

戰時出版行



陳豹隱等著

經濟恐慌下的日本

戰時出版社印行

經濟恐慌下的日本

陳豹隱等著

目次

法西斯蒂日本在戰爭下的財政經濟的……	鮑閣來可夫(一)	日本戰時經濟的一問題……鈴木茂三郎(九三)
恐怖……	汪慰雲(九)	給敵人經濟的打擊……樂嗣炳(一〇〇)
日本經濟上的危機……	佛蘭士(二七)	日人在上海戰爭中的財產損失……川島(一〇二)
日本經濟危機的檢討……	土屋喬雄(二五)	日本對華戰費的枯竭……家麟(一〇九)
日本經濟在過去的難局……	丕洛夫(三)	日本新預算的透視……D. M. (一一)
日本經濟在今後的恐慌……	馮玉祥(四三)	日本經濟受着國外市場的牽制……波里索夫(一一五)
日本的經濟破綻……	陳韓亨(四)	日本對外貿易的死賬……丕洛夫(一二)
日本經濟的弱點……	陳豹隱(四)	日寇侵華與其國外貿易……野崎龍士(二七)
日本經濟的危機……	呂爾金(五四)	通貨膨脹濫發鈔票……芋仙子(四四)
日本經濟的悲劇……	向理潤(五)	日本工業踏上了死亡線……凌在靈(四八)
行將破產的日本國民經濟……	顧翊羣(六一)	日本工農在饑饉和苦難中……阿得西(一五三)
山窮水盡之日本財政金融……	克來恩(六)	日本國民生活的窮困……佚名(一六一)
在戰爭重負下的日本財政……	徐詠平(七)	日本國民吃些什麼……山川菊(一六二)
日本侵華必敗於財政……	佚名(七)	日本戰費限度與募債限度……客甯(一六五)
日本在侵略戰中的經濟代價……	司鐵恩(八)	日本財政經濟之危機……陶希聖(一七〇)
日本戰時經濟的困難……	波地列夫(八五)	
半年來日本的戰時經濟……		

法西斯蒂日本在戰爭下的財政經濟的恐怖

鮑閣來可夫

「朝日新聞」載稱，日本海軍和陸軍大臣提出了再要四十萬萬日元金以便在華繼續作戰的新請求。關於這些錢够用多少時候這一點，這報紙一字不提，但是依照這數目可以揣度，日本軍閥仍舊放不開短期戰爭的計算。這報向財政大臣提出一個問題，此後戰費，日本政府將怎樣來彌補，得到的回答是：將用公債，捐稅，通貨膨脹，就是發行紙幣來彌補。

這張藥方決不是新發明。在那些把戰爭拖長到新的期限裏去，但又沒有所需要的常態的資源的國家，這張藥方是口傳得很廣的。日本大臣的藥方僅只是從外表看來似乎是三味藥配成的，其實它只是通貨膨脹的一味藥罷了，因為過去的經驗證明，既然出於通貨膨脹的一着，那末一切其他的，便只是含有陪襯的，可以說是玩具的性質了。

事實上，政府發行公債，但是這些公債只在中央銀行分派，中央銀行便拿了這些公債來發行紙幣。所發行的紙幣會很迅速，很利害的毛荒起來，所以收來的捐稅也便是毛荒的了。提高舊稅稅則，施行新捐稅，情形好，也不過只能把稅收維持在固定的水平上，並不能得到補充的收入。

關於這一點，無疑，日本財政大臣是很明白的。不過在日本戰事財政準備的如此現狀之

下，他沒有別的路可走，並且也不會有。日本大臣所緘默不語的唯一事情，便是：被捲進到長期戰爭裏去的國家，有的不可避免的宿命，必陷入非常困難的境地。戰爭拖延得愈久長，戰費也愈加增加，國民收入在戰事影響之下也迅速而激烈的緊縮。於是便產生了在外國設法弄得物質與錢幣援助的任務。誰都知道，像英國法國在戰爭的前夜是全世界債權國的這樣國家，在世界大戰還弄到那樣困難的境地。這個歷史事實的紀念碑便是所謂「協約國間的債務」。

誰將拯救日本呢？關於這一點，日本財政家是什麼也沒有說，並且也不能說什麼適當的話。現在日本還是非常像克柳洛夫寓言裏的那隻狼，牠既咬死了一人的小牛，又拖了另一人的羔羊去。

但是日本的財政大臣當然也能對「朝日新聞」的記者說一兩句話，說他的供給戰爭以財政的秘方，開着很利害的藥味，實足能弄成非常可悲的後果。對於這一點，大臣是值得僅僅回顧一下自己國家的不久的過去。一九一八年的下半年，日本在通貨膨脹的影響之下，食物價格，尤其是米價急劇的漲高。七月裏每担米值三十元日金，八月裏漲到四十三元。那時在全國爆發蔓延幾百個地方的極大的「搶米暴動」。連到神戶海港都陷落在暴動者的手中了。經過了很大的紊亂，火警，毆打，政府用了兵力才把這因通貨膨脹的物價高漲而爆發的暴動撲滅

。當然日本大臣也能回憶一九二〇年日本的可怕的經濟危機，那危機的發生同樣也是與通貨膨脹有關的。

通貨膨脹是供給戰爭以財政的基本的，並且也可以說是戰鬥的方法，是那些準備戰爭，勇敢而毅然的越出一切常理範圍之外的各國不可避的命運。法西斯主義，放肆的帝國主義，在末次大將不久所作的赤裸裸的，坦白到極點的談話中非常直捷的表明，重新提出了準備大戰的任務，所以又要重新不得已的去解決與這準備戰爭有關的財政問題了。備戰任務的新的提出，一方面是因為要迫趕備戰的其他各國，另一方面是竭力要想克服戰爭縱火者的各國因在世界其他各國間幾乎完全孤立後所致的種種經濟與財政的不自由。這種通貨膨脹的冰凍的恐怖，雖然很弱，但是已經在對意制裁的實施上，大金融市不給法西斯帶借款的上面都表現出來了，所以這種通貨膨脹的恐怖便產生了「賭博戰爭」的陰暗的原則。這原則是在現在德全國部政策的基本。

「賭博戰爭」的原則是複雜的。它是兩個大綱組成的。其中一個是對國內的，另一個是對可能的敵人的。「賭博戰爭」對內政綱的基本內容確定於三個指導的原則。第一個原則是國民經濟自給自足的產業自養。希特勒的「四年計劃」便是從這裏弄出的，關於殖民地的幻想，關於用農業國來建造經濟的附庸國都是從這裏出來的。不論代價製造，戰爭所必要的貨物，

這不可避免的會使法西斯帶走向支出預算的膨脹，使國家財政與財政本資間的界限除去。在財政資本與國家財政合併的根據地上，有着第二個原則，那便是把全部國民經濟在和平時候（但已完全視作戰前時候）便軍事化的原則。最後，「賭博戰爭」國內大綱的是在戰爭的前夜置備大批軍事材料與原料的存儲。大量存儲的原則是傳統的原則，因為它在德國戈根足敦的大規模戰爭計劃中便存在了。到了一九一八年德國必須放下武器的時候，德國還擁有在戰爭前夜所預備的軍事存儲的一半。這個歷史的調查對於估價賭博戰爭的對內大綱是否可靠是很有裨益的。

因備戰而提出的產業政策的新任務促使重新調整解決這些任務的財政方法。在平時利用戰時財政方法在這新調整裏更加具有特性。軍械庫裏軍械堆得塞到屋頂，軍事財政庫裏却一空如洗。這便是法西斯帶現代財政政策的簡短特寫。被世界大戰烤枯了的德國何以能在極短時期中能够把大筆款子拋到備戰方面去這個奇怪的事實，只有這種情形可以解釋。這也可以說明德國在備戰方面所以暫時追過了比較富裕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原因。

法西斯蒂備戰的金融供給方法，以捐稅，物價，人民手中的購買力的規律有系統的削弱下去。金準備和錢幣基金耗費到乾淨。預算虧虛的政策，有計劃的進行着，即財政機構緊張得達到破裂點。整個國內的資本市場被攫奪去作軍事產業的金融供給。爲了這個目的，把中

央銀行紙幣資源等整個錢幣市場都用得空到見底。國家的債務，短期與長期債之間存在着極端不自然的比例。國家的一切未來的收入，都質押到財政資本上去了。以極大的努力，用種種方法，甚至純粹的欺騙，來利用外國欠款，預備一旦發生戰事，就可以絕對拒絕償付。總而言之，戰爭前夜的法西斯蒂的財政，實際上是和戰時財政沒有絲毫差別，如果要問希特勒的財政部長，他將怎樣來供給一九三八年的預算，那末他決不違背真理，他會有充分根據的複述上面所引日本大臣對「朝日新聞」記者的答覆。

但是這樣金蟬供給備戰的方法會受到最深刻的國內矛盾的打擊，因為這樣的方法根本削弱戰爭的金融供給的前途。這種矛盾的後果是無處伸冤，無法擺脫。日本正開始受到這苦難。在戰爭之前便用戰時財政方法，國家在這時期，物質資源，便已經極度緊張了。物質資源的這樣緊張在戰爭之前便已經接近枯竭了。用了非常大的努力建立起來的電位差，原來是由泥腿站立的。去年十月裏英國 *Statist* 雜誌便載道：

「愈加明顯，日本的經濟財政機構最近六年來被帝國主義的冒險弄得緊張過度了，所以日本能够把大規模的新戰爭支持到什麼程度，實屬疑問」。

同雜誌論到德國時，寫道：

「德國的經濟狀況並沒有大國平時所有的經濟平衡，却感受着危機的威脅」。

爲準備戰爭而採用戰時財政的方法，難免招致這樣的結果。這結果顯然證明國內的矛盾，這矛盾自然是不能加強法西斯蒂的國際陣線。

自覺到這種情形的全部危險性的法西斯蒂本身，當然是不會不知道這個矛盾的。所以法西斯蒂創造它的特別的計劃，這些計劃用財政戰鬥準備的觀點，顧及這種作戰機構的全部絕望和不可靠。法西斯蒂在基本上有兩個避免慘酷破產的希望。第一，希望短期戰爭。這個希望是和賭博戰爭基本原則之一的爲戰爭而存儲原料的原則，是有關係的。這個希望的危險性，不言可喻。看過去的經驗，可以拿俄國的成語來說：走一禮拜的路，要帶够一年的糧，至少可以回想起三個，速戰速決的希望破產的例子。英國對布拉人的戰爭是過於計算錯了。德國在世界大戰中更悲慘的希望錯了。同樣，日本對華啓釁時，幻想這並不是規模很大的戰爭，而僅是「事件」。但是去年十一月中旬「朝日新聞」便很憂鬱地指出，「在軍事和外交陣線上的戰爭方才開始」。

如果交戰國因上述的原因只能作短期戰爭，如果戰爭成爲像中日戰爭那樣的長期戰爭時，那末是時間本身來和侵略者作對。由這一個意見作出發點 *Statist* 雜誌向中國軍事當局推荐爲荷蘭獨立而鬥的著名戰士威廉奧卽斯基的戰術：他們的軍隊時常被打敗，但他們仍舊部署了起來，無論是這樣或那樣，終久是支持了戰爭。

法西斯蒂把它的第一希望建築在在敵國的領土內的掠奪上。這第二個希望包括在賭博戰爭的一般大綱裏。上面我們已經說過，賭博戰爭有兩個大綱：對內的和對外的。對內的大綱已經說過，現在再把對外大綱來說兩句它的，實質可用英國的成語傳達出來：『要抄蛋糕，要不打破鷄子』實在，這計劃只是老原則的復活：『靠戰爭來支持戰爭』。最後一次是拿破崙把這原則大規模來實驗的。世界大戰時，德國曾試靠這原則生活。它掠奪波羅的海沿岸和烏克蘭是足夠回憶的。

但是這個希望比短期戰爭還要輕率。這個希望正如斯大林所說，最多只能在那些，把自己領土送給侵略者的國家內纔能實現。這些國家顯然是沒有把好戰的，法西斯蒂的第二希望對於他們的意義正確的估價。它們大概是要被順手帶便的掠奪的……

日本曾稍稍受過短期戰爭與掠奪征服國的實惠。值得回憶一八九四——九五年的中日戰爭，這戰爭只花了日本二萬萬元日金，却給了她三萬七千萬元日金的賠款，並且給了她朝鮮，以至於使他佔領台灣和琉球。但是一九〇四——〇五年的日俄戰爭，却花了它十五萬萬元日金，雖然庫頁島的一半給了日本，但結果日本的國民經濟弄得顯然枯乾了。在全部戰爭的過程中如果沒有外國的援助，更不知伊於胡底。世界大戰時事實上日本並沒有大規模地作過戰，它的軍事行動是極端小的，倒像名符其實的世界市場的掠奪兵。世界大戰時，四年中

它贖了十四萬萬元日金，它的對外貿易，它與外國的結賬，都是同樣證明盈餘這許多錢，它把它所能出賣的一切，都以瘋狂的價格賣出了，致一九一八年釀成「搶米暴動」。

似乎，幸福又轉向日本了，一九三一年，它輕便的一跳，便奪取了滿洲，只花了五千多萬元日金。但是正如 *Statist* 雜誌所說，「帝國主義的冒險」，却從此開始了，在日本被纏進對華的大戰爭裏去的時候，「冒險」却把日本的財政削弱了。原來日本佔領滿洲雖只花了五千萬元。但是爲保護它的贓品不得已每年繼續要花三十五萬萬元日金。日本此種命運，也是掠取阿比西尼亞的意大利的命運。依財政的觀點說，意大利現在還是真正的破壞者，日本在不久的將來也將這樣。

法西斯蒂備戰機構中所存着的日益加深的矛盾，不是任何掠奪所能填滿的，戰爭時迅速低落下去的國民收入，只有靠着外國的援助，才能填補。我們不要忘記，世界大戰時，德國在國際關係的種種困難中在戰爭的四年中，還運進外國貨物二百七十萬萬金馬克，自己的貨物運出一百二十萬萬金馬克，並且把和平時積聚的所有國際性的金融貴重品賣出。所以外國欠款，外國公債，金錢存儲，在戰爭時總是非常尖銳與緊張的問題日本在這次開戰之初，首先不得不和自己的黃金告別，並不是無故的。法西斯蒂走入大戰，身上是完全不帶現金和錢幣存儲的，那就是說，法西斯蒂是用着一雙泥腿走進極端危險的事情裏去。

這裏再說兩句關於泥腿的話。去年「曼徹斯德導報」的駐遠東女通訊員在美國出版了一本題名「日本的泥腿」的書。作者在這本書裏揭出了日本經濟內部的矛盾。這本英國女記者的書，在日本被嚴厲出售，認為是「一切外國書中在日色彩最濃的書」。顯然地，那里又要求四十萬萬元日金的戰費的人，那些用通貨膨脹來幫助拿出這些書的人，覺得在他們的腳下，真的要開始先是財政的。然後是經濟的地震了。並且還有世界經濟危機逼過來！近因為這個原因，現代的各國對於財政戰鬥的問題是完全不討論的，而這問題的題材衣世界大戰的前夜却曾經在德國是一個風行的問題。……（之譯自蘇聯 *Izvestia* 報，M. Bogolepov 原作）（譯報）

日本經濟上之危機

汪慰雲

一 經濟界元老之觀察

日本經濟界元老卿誠之助男爵，最近發表一文，申論日本經濟上之危機，謂：日本現已趨於一極嚴重之時期，無論如何，必須渡此難關，日本全國人民皆應有忍受未來艱苦之準備，日在華作戰之軍隊，將來返國復員後之情形，亦值加以注意。現時頗難預言今後之日本政治財政與對外關係之前途，惟日本確已至有史以來空前之難關，全國均應以「渡難關」為普

通之口號。日本于加強商業各方面之統制後，即須開始與運命作殊死戰。日本人民亦即將準備忍受將來之痛苦，日軍作戰之軍費數目現亦無從預計，一切惟有待諸將來事件之發展，始可明瞭。惟不論結果如何，日軍所耗者必巨，政府除發行公債以求彌補外，別無他法。惟發行公債時，日本國際收支之平衡必須維持，一旦失其平衡，則破產隨之，全國即將蒙其害。日本無論如何應維持日元之價格，即每元值英鎊一先令二便士之平衡率。日本必須有銷售債券之把握，然後始可發行公債，否則即有通貨膨脹，貨幣跌價之危險，而日亦即將遭遇戰後德國同樣之困境。反之，日本債券之銷售如不發生問題，則此種結果當可避免云。鄉氏復謂：關於增稅，各方言論不相同，有主張增高稅率者，惟此亦須詳為考慮後始可施行。須知增高稅率，以求國家收入之增加，實為政府至不得已時再行採用之方策。日政府對增稅之政策，亦須考慮，因此對影響一般收入較少之人民也。按現時日本法律規定納稅最多者為富戶與各企業團體，彼等所納之稅，已較前增二倍或三倍，至于私人之收入，亦須納極高之賦稅。總之，現時稅率已經太高，有減低之必要。鄉氏談及加強商業統制時稱：政府在過去均已失策，彼個人極端反對改變現時經濟組織之方策。彼最後謂：現時前線歸來之士兵處置問題，亦頗難以解決，政府現正對此加以考慮，然後軍隊之解散一極困難問題，其影響所及，不止一端，財政家及商業家不能不予以注意也云。

二 濫發公債之一班

「九一八」事變以還，日因在國際上陷於孤立，遂盡量擴充軍備。上年議會所通過之陸軍六年計劃三十萬萬元，及海軍五年計劃二十萬萬元其尤著者也。惟日本歲出預算，當中日甲午之役，其總額僅八千餘萬元，上年歲出預算，達二十九萬萬元。四十四年間，幾增四十倍。尤以最近五六年來，其增加尤速。日本國富所亦逐年發展，惟人民租稅負擔力之增加，遠不如歲出增加之速，故一部分歲出，不得不依賴公債，以資彌補。最近數年，即在無事之時而每年所發行之「赤字公債」，亦恆在十萬萬元左右。故其財政專家恆以濫發公債爲憂，老成持重如高橋是清輩；咸唱百萬萬元公債，即可亡國之說，以警「軍備高於一切」之論者。今據其統計則截至上年底止，公債已達一百十八萬萬元以上。自對我開始侵戰後，上年前後兩次所通過之戰費，共二十五萬六千餘萬元，其中僅一萬四千餘萬元取諸增稅，餘則悉以公債充之。日本國內充量究能消化若干公債，言人人殊。高橋一派則謂至多不能超過一百萬萬元，倘愈此數，必致引起通貨膨脹貨幣跌價之危險，此說殆近真相。從其一百十八萬萬元公債之分佈狀態觀之，則外債僅占四分之一，餘皆內債。其在國內者，則銀行公司所保有者占五分之一，郵政儲金亦占三分之一，所餘者則分散於民間。上年發行戰費公債，民間購買，